

世說新語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言之餘響而言者意之景測也是以莫逆之旨恆存乎相視糟粕之喻無與於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

欲想見其為心不亦遠乎此
立言者之所以難也晉人雅
尚清談風流映於後世而臨
川王生長晉未沐浴浸漑迷
為此書至今諷習之者猶能
令人舞蹈若親覩其獻酬倘

在當時聆樂衛之韶音承殷
劉之潤響引宮刺羽貫心入
脾尚書為之含笑平子由斯
絕倒不亦宜乎蓋晉人之談
所謂言之近意而臨川此書
抑亦書之近言者也余幼而

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恒著巾
箱鉛槧數易韋編欲絕第其
句或句棘語近方言句深則
難斷語異則難通積思累枝
小獲疏明終乎闕疑以遵聖
訓至於孝標一註博引芻綜

前無古人裴松之三國志註
差得比肩而頗為俗夫攬入
井世之談恨不能盡別淄澠
時一標出以洗邠金氏之冤
初雖閱之帳中既欲公之炙
嗜而叅知喬公見之亟相賞

譽即授梓人爰綴末章敘所
繇梓是編也成吾豈敢謂二
氏之忠臣抑庶幾不為風雅
之臯人乎

萬曆庚辰穉吳郡王世懋書

萬曆辛巳刊本尚有雲間舊懋敬題詞蓋即敬王氏
所謂泰如高公也周耕厓藏本有之

諡蓋

世說新語目錄

嘉靖本前有嘉靖乙未吳郡朱譽序
萬曆本無序前尚有劉應登自書其端一篇

上卷

德行

言語

上卷

下

政事

文學

中卷

上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上周藏本六卷此三字

中卷

下

世說新語

目錄

三

賞譽

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悟

豪爽

下卷

上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下卷

下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世說新語目錄

終

世說新語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出於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爲注書之法

右見高氏緯略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

之志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

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爲國家掃天下值漢

植之末闢豎用事拜太傅爲豫章太守

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爲所害

海內先賢傳曰蕃爲尚書以忠正

世說新語

卷上 德行

王世懋批點

在欲先看之。

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時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

醉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

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

許叔重曰商容師也車上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袁宏漢紀曰蕃在豫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

生矣

子居別見典略曰其與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小上而族出孤鄙父為牛醫頃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

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

續漢書曰郭泰字宗林太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

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

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

家巷辟大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軌詣黃叔度乃

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

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泰別傳曰薛恭祖問

叔度直是難
窺究竟雅量
第一

世說新語

卷行

之泰口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

已任。薛榮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雋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

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

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

之中。執紼。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

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

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穉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

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

今太丘長。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高名並著。而第謀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

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

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鯁靖壽。注。爽

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著鄰前。于時

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

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

海內先賢傳曰。陳謨字季方。是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

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

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

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

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扣。

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與吾宗及

長有識度。其

與季方子孝先。

陳氏譜曰。諱于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

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

兄。季方難為弟。

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

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

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

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

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

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

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

而還。一郡竝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

魏志曰。歆字子魚。平

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郡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

賊語亦佳

世說新語

卷之三

萬石賦

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傳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見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

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

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

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

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日子魚本欲作老史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歆蜡日禮

日天子大蜡入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白嘉平

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為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

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

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

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

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歆為下邳令

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十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

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潛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祥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

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

鼠。一夜風雨太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

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

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

六十。刺史當虔傲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

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

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

然高邁。李康家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

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吾對曰。清

世說新語

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集敘曰。

康字叔夜。譙國鉅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溪。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鉅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馬。虞預晉書曰。鉅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督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鷄骨支牀和哭。

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冲。琅邪人。太保祥宗族簡要。即俱辟為掾。晉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顛顛哀。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毀不逮戎也。

武帝謂劉仲雄曰。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嫗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卿數省王和

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魏

王戎死。魏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

世說新語

戎也。

梁王趙王。

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微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甕

位至

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

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

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

歲請二國

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

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

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

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主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

能傷人潘冲必不免滅性之譏

曲禮曰居喪之禮毀

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

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

州刺史

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

萬戎悉不受

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真嘗為徒

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

扶風王駿

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

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士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

以五百

晚節乃握牙
筭鑽李核

世說新語

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

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

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

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樂廣

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

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

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後並得存。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微。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

正。耽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鑒。元皇嚴為領軍。遷司

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郗公亡。翼為剡縣。

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

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各議。歷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

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

所以乃受炙人也。

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

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直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

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啖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通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

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

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

王隱晉書曰。祖

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温嶠薦

為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

王又別傳曰。父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

詳時人之戲

以王平北則

二婢換得一

奴故光祿戲

答如此始難

稱祖考行既

乃入於排調

督幽州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

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

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為

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訪苑白。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

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

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

永嘉流人名曰。鎮。字

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

往看之。

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樂道。未嘗以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曠

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

世說新語

卷九

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爲吳

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爲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

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糶

饘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齋糧，要之。因與爲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

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

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清

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

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

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

中營，勒吏案問胡人，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

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人

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

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

曰：吾弟早亡，唯有道民，今當步走，儻兩兒盡死，不如

棄已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

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

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愷字長豫，丞相導

世難萬不兩全勢不周旋則可何爲若繫之樹必欲殺之本欲頌鄧公高誼乃令成一大忍人中興書於是爲不情矣

世說新語

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恬

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奕

聞。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未行。

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

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簾。封而不忍開。

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恒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

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

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頴。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曾法深。不知其俗姓。益衣冠

之胤也。道徽高扇。舉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

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

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

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巖然。郡人嚴憚之。覲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

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

馬也。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

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

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

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

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

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

借。何以車為。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顛。汝

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

鑒。辟太尉掾。剡令。衡。太子少傅。父衷。吏部尚書。奕少有器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

此不當入夙
惠耶然在兒
年故為感德

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袴。在兄

鄰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

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

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達。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

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大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

著。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充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憊。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

淫祀。劉尹別傳曰。愔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車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

世統斯語

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

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

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並

瀆貨致罪。子真坐免官。答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並言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安石之旨。同。

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開有智度。穆帝幼冲。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

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

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叅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

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

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

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

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以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

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

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美。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美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

減五

世說新語

此得入德行
者見子敬生
平無隱隱耳
離婚以奉詔
尚主于敬嘗
有書遺故婦
辭其楚宋弘
律之不得為
無過

十四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
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
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

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郝家離婚。王氏譜曰。

獻之娶高平郝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

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

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

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

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

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

恭為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相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

樹。相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

郡分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

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記

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覲字伯

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覲亦以率易才

兵密邀覲。覲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覲。仲堪欲起

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

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栢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

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

楊佺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

都。既憂憾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

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比。位至中書令。荆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玄既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

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荆州。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

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

企生答曰。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

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

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爭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

武竝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

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

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

世說新語

卷之三

熊俊

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眾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鉅人。父康。有奇才。雋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宮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第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

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大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大

猛。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建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

王太看之。

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弟。

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簾。因

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

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

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

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

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釜底焦飯。遺作郡主簿。

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

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

聚眾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昂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

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

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

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

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為真孝

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守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

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

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清。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僧女。名

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為之

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

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

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

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

隱之孝廉乃
為桓玄吏人
無完行

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
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
奉祿頹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教以為廣
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
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
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盧循所攻還
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
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
石門為
詩云云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

閔

失次序

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

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閒雅聲
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
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劉表交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
奉高曰昔堯聘許

由面無忤色

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

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
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
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汗我水由於是遁耕
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
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先生
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

賤民顛倒衣裳耳

按袁閔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

物當極明邪

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

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世說新語

孔文舉融也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

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

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

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

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

奇之太中大夫陳躡後至入以其語語之躡曰小時

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躡大蹶

踏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

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

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

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莫不歎息僉曰

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躡後至同坐以告躡曰人小

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

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

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

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

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

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

誑不如

此兩段可稱夙慧未足當言語

卯乎尋亦收至

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

此論甚正可據

奕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眾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齧齧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

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

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

是

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

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王虞注繫辭曰金至

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何有高明之君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

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

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偃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

宗放孝子孝已

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歿高宗感後妻之言放之

而死天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

妻生子曰伯邶乃諸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

世說新語

卷五之二

曹

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未唯

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詳唯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荀爽一名謂。漢南紀曰。請

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

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

衣九十五日。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閔笑曰。士

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

閔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

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

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孤。其讐也。將

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

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

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

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襮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

摻槌。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

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

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

勤。不能相遠。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

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賤。稱其

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

世說新語

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鞞。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

三

成

衣者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為漁陽。摻過。蹋地來前。躡駁。躡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幘。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幘。畢復擊鼓。摻槌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槌。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自衛。造也。為黃祖所殺。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已賢。靡不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傳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

金佩紫。馬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

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帥。中郎將從攻洛。為流矢所中。卒。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州人。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適如此。嘗有妄認徽猪者。便推與之。後得其猪。叩頭求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否。會徽自鋤園。琮左

世說新語

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宗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著憤，出見宗。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宗道之。宗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前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為曹操所得，操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

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

樞不易有官之宅

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艸。蓬戶

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

命此乃許父

許由

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

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

雖有竊秦之爵，千

駟之富

古史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

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

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

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

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

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

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

坐平視甄夫人配輪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

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

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

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強雕之不增文稟氣堅

貞受之自然顧其理在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

大笑即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

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

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

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謹是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

魏書曰毓字揮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

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年十二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

繇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曰可令二子來

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

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

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

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魏志曰會字士季繇

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將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

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
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
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
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
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

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末傳曰。帝諱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

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

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

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象薨。子囑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

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文章叙錄曰。襲字熙伯。東

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

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渭陽

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

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

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

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

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

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

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

為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六朝貴族每病輒云散動以為佳。往往死而不悟。蓋金石之毒也。平叔實始作

世說新語

嵇中散語趙景真。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大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昏明目。鬚鬚不多。問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

世人但知蔡中郎石經不知有嵇中散此註具一大故事

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叙曰。白起。平原君勸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若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所驚。而愛士。知難而忍。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幾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解股也。髀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亦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崙之陰。取竹之懈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墾。

世說新語

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葦
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
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

將軍錄尚書事母丘儉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

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

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

畏法而至耳音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執學宣帝為相國辟喜

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大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一隨母至潁川

絕 倉卒對乃妙

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

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

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

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

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與也好養性

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嵴山中

-5 165 45 965" data-label="Text">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
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
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
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
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

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宗。咸熙二年。受魏禪。王

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

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

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歡。王弼老子註云。一

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發此清寧貞。

此故自應至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非憲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

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

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奮答曰。臣

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

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

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孫皓問卿字仲思。為

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

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

檢滋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

於反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

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

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

同畫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獻其夜光也

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

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

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又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

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

孟子曰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見外書及史記

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通教誨也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

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褰事明日或問濟曰昨

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平勃

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

齊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

中尚書左僕射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

世流新語

古本原作著
字殆不可曉
後皆做此

詎是也吳蜀
當此語是本

色按王孫同
為太原人不
當上風之界
如此

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戎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

物所宗。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

太僕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

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

才英特亮拔不羣。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

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靠魏以

嗟峨。其水泔滌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

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

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

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

度世祖第十九子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

封成都王大將軍。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

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

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

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

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

千里湖名今志猶可考

轉語作世

此問者自責破綻

陸機詣王武子

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

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

此陸云有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

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

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

日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

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

帝時官至太傅承

元帝始過江

朱鳳晉書曰帝諱敫字景文祖幽封琅邪王父恭王瑾嗣帝襲爵為琅邪王少

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寄人國

士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

耿毫無定處

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

毫今景毫是也九鼎遷洛邑

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

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

庾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沒長子也晉陽秋曰顛

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媿也汝南資春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陵

世說新語

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

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割今地周侯顛中坐而歎曰風

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

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

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郕公鍾儀獻

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

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

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

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權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

之禮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妻父有水清之姿婿有壁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

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

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

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

至今讀之欲絕况在當時德音面聆者耶

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驥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

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道

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未為安東司馬。體小不

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

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閭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

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

十五。出為并州刺史。謂温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

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

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

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

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今晉祚雖衰。天

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

乎。温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

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

現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抗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

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忝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桓公之相。齊桓公。九合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歎歎。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任。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矣。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

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

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

鄧粲。晉紀曰。初

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閹。已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
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郝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此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

世說新語 德行

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寺名迄
無改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

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太

市中和尚天安高朗風韻適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

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曠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與皆

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

上崗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隱字費解不
如註中陰映
二字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

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

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

為此日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擊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

摯氏世本日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

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

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

褒表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求雖故不宜與小

世說新語

吏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徒耳。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亮氏世本日。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

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

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

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

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

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

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

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馬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

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

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

今史虎走勒
從子

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在焉。伐每斬將。率旗勒死。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子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

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

曰。坐無危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齠歲喪兄。哀動

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嗟之。尚號叫極哀。既而叔源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任至鎮西將軍。豫州

史刺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叙曰。侃

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士。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

也。劉弘鎮河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相

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劍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

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

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大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

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

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

世說新語

卷之五

長

俊

貽陶公話言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

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卞令。別見。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典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劉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

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部。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

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故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

世說新語

能勝之。卒
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竝知之

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

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

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

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

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

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不辨優劣令人自見註引經論又恰破的

○庾法暘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

在法暘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取法暘氏族出未詳法

所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暘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陵人

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以毛扇上武帝武帝

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搵

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懌侍

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翼也

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訥司

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栢梁雲構

世說新語

郵考訓

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夔，舜樂正也。釋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

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

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袁宜乘朝政。

袁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袁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袁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

大都是王敦擊唾壺意

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

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彞有識。晚。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

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爨。為王前驅。衛詩也。及

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

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

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

世說新語

質經霜彌茂

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

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

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

人伐蜀拜表輒行

迺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

漢書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理熱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

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於壽陽既而謂

桓超曰是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

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

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馬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

時郝超為中書在直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惜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

引起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

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

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

聲甚悽厲郝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

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

世說新語

榜

五百七十五

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歷疆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

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

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

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

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馬。曰。願以境內累年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中筭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人去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

尾於塗中。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

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

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

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

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暘。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

世說新語

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

日。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暱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

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

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齟齬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夢。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可馬生之所感歟。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

曰：夏侯湛別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

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悅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

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文佐。北軍中候。父訥。葉

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王謂劉曰：卿更長

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

問何意。劉曰：不爾。河由測天之高也。

語大無當

世說新語

鄒孝刻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

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又。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

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

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

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麗。

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

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

二君故復有

此破綻耶

坐曰。今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

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

玉。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

文王盱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

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

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

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

此在謝自為德音然王是救時急務

世說新語

卷之十一

白

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

胡兒。謝朗小字也。續

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

撒鹽空

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

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王羲之

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氏史曰。

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

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

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大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

承。清談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

將。徐兖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必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温參軍。領大著作。掌

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温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榮陽

太守。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

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

鄒奭。皆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

歆。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

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吳

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

鄭康成。周孟玉。劉沮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寶。碩。劉

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彌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

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

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六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

世說新語

卷之

卷

熊俊刻

五百五

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上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伯與相。反擊齒無以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對也。

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珣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美字全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婿為謝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美為援。頻蒞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

書曰。美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登北固望海云。南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美者也。雖未覩三山。便自使

人亦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邈。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

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

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

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

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耶。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

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曲阿湖。

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

阮山以收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

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謝曰。故當淵注。渟蓄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也。安以問子弟。車騎也。玄

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

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

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子。不

過斤合。當有肯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劭小字。徐廣晉紀曰。劭。字

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

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成。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

人。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至參軍。以貧。殷揚州別見。知其家貧。問

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北門詩

刺仕不得志也。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

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

日。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賴。

惡道不可行。船印者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

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

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

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

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

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

阿鄴。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

將別。旣自悽惻。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

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

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達。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

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世說新語。

位

郡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

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

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

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

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

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

云。若能日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

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

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為兒時。遊汶濱。有行

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

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故不如

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

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世說新語

羊公盛德此
詠殊陽子敬
之厚

卿刊

便是虎頭畫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

康，晉陵人。文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識書曰：晉氏祚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為諱，而加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

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下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

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

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

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會稽郡記

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寧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摧榦竦條。潭壑鏡徹，清流為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卿

卷之三

三

五百四十一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

王珣遊嚴陵。賴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倚。蔚。枝。踈。扶。

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

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般。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

世乃有三字
字不可曉

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

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般。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

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鳴鴉。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鴉。集。于。桑。椹。懷。我。好。音。淳。酪。養。性。洋。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羊。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

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暱。

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鄰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

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穎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

請佛有板，眾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

尊默然，則為許可。眾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

義甚佳

揚州刺史。進太傅。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

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

有才，會稽。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

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

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

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苟樂之風。荀勗、荀勗，修定法制，樂則

未聞。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堅所制？張資涼州記：天錫明瞭

新發英聲。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

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

謝女譜曰。重女月鏡。

適王恭。子愷之。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

郡。大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

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

行散。

荆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

稱東。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

阿甯。王恭小字也。

云是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歛笏對曰。樂

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

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

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

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

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

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

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

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

卿酒。桓出謝過。

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

王司徒傳曰。王

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澄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

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矯議徙都豫章。以

即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選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

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

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導之策也。

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

巷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

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

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爽少子也。

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

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馬。玄甚說之。

既曰妖浮那得共重若謂輕詆則可耳

世說新語

羣阻獻諫讀
之區噫邪得
稱佳

引為咨議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相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

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

世為詩

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敘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懼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立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秘書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

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

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

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

世統新詩

不亦外
事者乎。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

見別

世說新語

古天機世錄高第即刊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

大宜先按計。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

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

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曰。寔為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

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按漢書袁氏諸公。本無誰為鄴令。

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

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

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

歷散騎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

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

役使官兵。及臧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眾。陸抗時

為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

策外孫也。為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質公雅士恐不備爾

嵇阮以識推
山公此是也

此又似排調
輕詆殊不與
政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

虞預晉書曰山濤字

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兪句令濤蚤孤而

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

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

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鑿共

傳宿濤夜起踞墜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

日咄石牛無事馬蹄問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

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

年七十九薨諡康侯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竝共宗詔有署

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剔不得

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謠

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刺促不得休

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

選非望路絕故照是言

人祖勗尚書左丞父濤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

是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問襄陵人父逵

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僕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

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

以為晉律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王隱晉書曰冲字

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緇袍冲曰臯陶

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嚴明之百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

冲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

也

行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

世說新語

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

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

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為

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

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祭同選舉。若意

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

為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已異。又恐其協

情不允。累啓亮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

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山公啓事曰。詔選秘書丞。

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

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

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

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

濤啓用之。世祖發。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

詔。以為秘書丞。之於。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

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為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

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

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

世說新語

卷上之下

四

盧鑑

山公此舉。在時

為當於紹

出要蹟。平少弟

于此特加密照

其亦有兩意

中款

之囿與眾共之。

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為

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邪。孟

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

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

池魚復

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

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

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

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

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

學十五歲。而為周威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

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

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

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

父微。為琅邪國上將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

東舍人。忠清慎密。為中宗所拔。日以職在中書。絕不

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擔石之儲。討王

敦有功。封零陽伯。為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帝泣曰。

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

竝侍帝側。匡衛與石頭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覺被害。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

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

柳妻祖。逃于渙。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

以眾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兒思妣

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則不得不

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

世說新語

卷之六

五

萬伯誠刻

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霑接。人人有說色。

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顯，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為

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

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

坐竝懼。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拒者。雖踈交

舊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

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瑛，吳郡吳人，祖囁。父

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

左僕射尚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

其不可耳。令贈太尉。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

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美

曰：王公薨後，庾永代相。網密刑峻，美時行遇收捕者

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永曰：

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

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美：王

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美曰：其餘令績。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

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

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

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戍陳武士。皆勤厲之。有奉

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惟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鄧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勤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先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博蒲博奕之具。投之曰。博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若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敕船

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

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

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

虞存弟。嘗作郡主簿。

孫統存。誅敘曰。存。字道長。會稽

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恭品曰。嘗字道真。仕。全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

世說新語

卷五下

曹位刺

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秦別傳曰。秦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

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欽小字也。桓氏譜曰。欽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

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指雲眼。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為楫。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臯陶謨。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

簡文能言謝安石以為惠帝之流其當坐此

可以和靜致治。

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

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為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

郡內皆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為微損

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

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

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

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為揚州。從

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荅

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

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

續晉

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

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

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

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

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

不宜加動人情。乃荅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

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為吏部郎。

王忱。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

出示之。

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

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所選者

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

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

襪被也

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

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荆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

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

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古史考曰。庭堅

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

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為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

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曾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

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列其侯。思

夫不為。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為羞。滅

無恨之身哉。因性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

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

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眾

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

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

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

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常有火災。至時

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

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

許駁甚正

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
 為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
 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
 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
 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
 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
 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
 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
 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恐玄擅名而心忌
 之。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
 馬。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
 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
 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
 門人。親傳其業。何積忌而行。鳩毒手。

委巷之言。賊
 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舍舍
 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漢南紀曰。
 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
 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
 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
 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
 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
 陳說。玄怒。使人曳箬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
 為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
 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

世說新語

卷上之下

十一

昇三刊

怒衛邴相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

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駟之孫。援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

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

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

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

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

畏其難。懷不敢出。於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

令人畏至此。那得不為所中。

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撥論同。中書省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合。文多不載。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佞。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

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

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傳

般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

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

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厲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

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

此清言始禍

世說新語

卷上

下

卿

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入便以為屈。於是
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
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

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

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

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裴

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

辨明老莊此
言似為退一
會恐非本色

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

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

有清理議。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可隸鍾

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

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

稱。大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

存。固聖人之糠粃。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

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案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
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
彼我之懷。為二家釋項之。粲與嘏善。管輅
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世說新語 卷上 下 誠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章文

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稟學。晏說與聖人同。若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

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

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欲以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

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人常復

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

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數之徒。皆希慕簡曠。頽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顧清閒欲說理。而頽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頽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名論。

諸葛左年少不肖。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

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左後看

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左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

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

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

嗽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

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

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

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

此兒胃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

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

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為。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膈也。心下為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晉陽秋曰。庾敬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廩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

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尾

柄確几。曰。至。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

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

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

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

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

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

此皆禪機轉語

許名理甚精

世說新語

卷之六

五

曹位刊

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
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
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
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
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
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肩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
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
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真。始了視
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
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
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
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
南人。少有才理。慕
道好學。記志老莊。時人咸以為見秀義不傳於世。遂
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

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適旨。後

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

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

掾。衛玠朝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

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

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

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

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為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間。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玠別傳曰。玠字處仲。琅邪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

輿。音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

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

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

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轂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

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懼。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鼓之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蝨著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豈唯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美門比壽。土喬爭年。何言盡意。歐陽堅右言盡意論略曰。夫為不可養生。言盡意。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

世說新語 卷上之下 元刻

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
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三理而已。

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下都。

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

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單鵬。謝

陋巷。宴安。承曰。由是為有識所不知。襲爵藍田侯。謝

鎮西。竝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

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

徃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

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

此言大祖且
齊祖何曾談
出相下

之音。正當爾耳。明日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
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濛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娶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

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

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

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

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

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

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

世說新語

蓋

謝公徃然况
凡人乎

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年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情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季野。孫盛也。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

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

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南人學

問。如牖中窺。印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闊。故如顯處視。

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

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

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此言戲劉雖
善攻不能當
已之墨守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

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

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

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

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

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

故為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

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三成德為道包

籀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更成朝夫婦不變不能

此等政不必
解註似癡人
前說夢寤是
孝標手段

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若南面臣北面

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

易曰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

也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

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為剛柔

之道廣矣大矣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
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
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

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瘦法嗚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

傳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

馬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廿六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

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

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

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

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經晉陽秋

何王作對馬

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

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

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

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

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

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

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

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

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鷲。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鷲以在近

世說新語

卷之十一

三

郭安刺

此論亦新奇
可備一種前
註

而笑遠有於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
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
不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道遙也若夫有
欲當其所足是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
渴者一盈豈忘承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
苟非至是豈所以道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

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

語劉惔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

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

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

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
色復異空論成示土中郎王坦之中郎都無言支

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王曰既無文殊

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

文殊師利數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

道林拔新領異胃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

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

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還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

意謂大乘與最上乘總是
一乘故云正當得兩註似未喻

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

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

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道並當時名

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道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

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

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

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

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直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為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也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工脩小字也文

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英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

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

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

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

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

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世說新語 卷三十一 元刻

此亦可入賢媛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韶女。名綏。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為法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

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

還。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

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

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大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

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

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

進。王大慚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下二

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

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

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

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

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已所不解。

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徘徊不合。

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住。林公亦以為然。遂止。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

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

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痛字恐當作
頌

此亦豈是求
理于談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
 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
 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
 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請支公正
 值講。因謹述開意。徃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
 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辨從
 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
 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

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
 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滌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莊子曰。夫

不同。而使其自己已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

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

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

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

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

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

義理。語言辭音。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

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

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

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

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

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

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為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

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密

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馬。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

榜嚴經中具明問答。但以鏡答。自明珠勝此論。

名言名言

世說新語

俊

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未暘，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文簡相王謂二人可試一

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嶠函之固。嶠謂二陵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

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嶠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

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

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許謨

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許大也。謀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

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

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項之。長史

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

約旨遠，足暘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

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

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

俊

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宰。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為鄉間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惓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

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美我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蒙。謝顧謂諸人。今

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

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

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古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也。曰。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从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士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誡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

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

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

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

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在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氣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

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

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

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

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

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

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荀子來，荀子，王與共

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

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

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諸本無箇意最

關。慶校眾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修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

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非駁其

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大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于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

不解

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

選見一道人問

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

四本談不翅爾

世所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

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

十二隨舅令孫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

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

法藏釋曇曇異每貧以燈燭之費誦鑿淹遠高悟冥贖

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

結守靈嶽自年六十一不復出山名被流沙被國僧乘

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

三而終

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

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

東方朔傳曰考武帝時朱

三夜不止詢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

世說新語

卷上之下

易大謂此非

按易理精微
易不可執此
言易又不可
遠公所以笑

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嶮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琅邪王訥之女。字曾直。及王家見婿。孚送弟俱往時。

永言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諱之。字永言。琅邪人。祖

殷仲堪是東陽女婿。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

字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語。偏也。殷

安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

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帝紀曰。仲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出經敘曰。僧伽提婆。出經敘曰。僧伽提婆。

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

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

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

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別撰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

強作去聲。知今俗語。

此是僧彌難弟處

馬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始發講坐裁半僧

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

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

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

未精款耳出經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

發義奧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

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祗隆安記曰玄書言理

以上以玄理論文學文章另出一條從魏始蓋一日

葉郡還國常與殷荊州神堪終日談論不輟

中復分兩目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其在釜下燃豆

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魏

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

邪植跪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

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

矣文帝即位封鄴城侯後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權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中中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

文籍時在袁孝尼家

袁氏世紀曰：隼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煥，魏郎中令。隼忠信，居

正不耻下問，唯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兖州記曰：隼有雋才，大

始中位。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

人以為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

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中，等眷眷實懷愚心，以

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

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

思別傳曰：思字大中，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

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

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二都

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雲馬電發於高岡，

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激，火井騰光以赫

戰，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時人

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

張華見張曰：此二京可

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

皇甫謐

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

思三賦不朽，聖安非此序，幾不傳時人，薄思故肆譏，彈耳士安一，亭何足重思，而時人傳乃，爾孝標於是，為無識矣。

世說新語

卷之十下

三

熊後

張載問嶮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挈伴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

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為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忤。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發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室為賓。史。日月為扁。曠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屐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馬如螺贏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

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

為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

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

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

世說新語

其義而亡其辭。湛續。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其亡。故云周詩也。

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

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風夜是敦。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

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王曰。未知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

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子。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擊廣。字仲

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大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於以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又遂流離。鄧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滂

盡。永嘉五年。沒於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衣筆才。俱少政事。眾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還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

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

屈。還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鼓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鼓見王室多難。知終嬰

世說新語

卷之六

三

位

此從莊子得

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繁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納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積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夫。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

阮孚云。別見。泓擘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民之

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

脫之。闡更改望為雋。以亮為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遊經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賞。

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

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

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

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此不詳恐有誤

世說新語

卷之六

三

卿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太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眾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

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暹。

陸氏譜曰。暹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

州主簿。還仕。

張憑何以作母誅而不作父誅。暹答曰。

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誅不顯。陸氏

譜曰。暹。憑壻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

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

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

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苟未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

世說新語

盧

此正不得以
羽翼解鼓吹
二字殊妙

此等論在今
世未免撫掌
當時所謂名
理乃爾文章
一大厄也

註意引此似
非簡文過許
註理為得

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
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
小。豪不至撓梁於賢
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

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

文章。篇篇稱善。猶機其作文大治。謂曰。人
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

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
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

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
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

馬。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
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

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竝為一時文宗。
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

護軍。啓以才義顯。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
於世。仕至黃門郎。

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

界道。此賦。輒云。應是我輩語。標。瀑布飛流而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

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

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
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

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

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

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

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

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調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

曾聞。遂往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中

且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

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

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

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答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

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

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

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廙。孝廉。父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

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暹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榜

此語難解似謂我亦算作相知者然不能為卿名也

者。之高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

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

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

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

悲尼父之慟泣。以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

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溯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

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續其賦。至致傷

於天下。於此咬韻云。此韻所誦慨深。下載今於天下

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

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

王伏

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

字輔佐。燕國人

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

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為負版綉。論語

于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

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三輔嗣

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濟仲。為竹林名士。裴

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

謝幼輿。為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

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

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袁虎時從。被責免

按此語最深
難解言袁有
此才而官不

利徒得東亭
歎賞齒古間
得利而已何
益於事
自古文人同
恨

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
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
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

以白刃胡奴陶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

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

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

勳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

南州宏語眾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滯在溫府與

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滯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
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
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賦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
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
公稱謂自下官所敢專故未呈敬不敢顯之耳溫
乃云君欲為何辭宏節答云風鑿散朗或接或引身
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
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

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

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

長康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

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

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
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
此彌自力志倦瞻將眠語捷躡人令代愷之不覺有
世說新語

異遂幾伸
且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

廣博亮歎曰亮別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立淵之文章敘

曰豹字士蔚陳郡人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

才不減班固續漢書以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雋

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

歲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

清操以恬退見稱自至中書令玄敗從安成郡後見錄

散是五石散
行散行藥也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

李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

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詠因

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誅以之成晉文帝紀曰玄文翰

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日

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

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

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

爰族芳能文多不盡載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誠

後揚佺期遣使謁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入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于時始雪。五處俱

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

頃世故。啖離心事。淪溘明公。啓晨光於積暉。澄百流

以。一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

記室參軍。孟昶別為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

以將顯父。遁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

軍符堅之役。以號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

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詣門謝。見

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

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客問元方尊

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

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

小兒語故自
方正

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牽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

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

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竝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空。不進爵。文帝

久不擇。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字

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

華歆以虛名居首揆。陳羣以心膂當新寵。猶為此大言寧不為苟或。地下所笑。覽註稍知所。以臨川以入。方正不亦幸乎。

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子產。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主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目縛歸罪。遂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

世語簡而盡
前後相應叙
事工拙見矣

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王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世語簡而盡
前後相應叙
事工拙見矣

致也。先主遂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北征。卒於渭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

治。穎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

宣王果大怒。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

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

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

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所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

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

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人併

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幘。巾幘婦女之飾。欲以

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

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

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

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眾

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

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夢。許允謂玄曰。子

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

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

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

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世說新語

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

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第騫。首陽秋曰。騫字

休淵。司徒第二子。無寒。諤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

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

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

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

也。初封郟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可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工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

世說新語

千載凜凜筆
有慚德矣

刑劍眾欲還。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于寶晉紀曰。高貴鄉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覲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于

合數說以實
玄伯之正

弟內外。咸共逼之。坐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問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官頃似更成進。卿試

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

南西平人。父適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為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于寶晉紀曰。

世祖所語

帝頭亦未可

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如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嶠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嶠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

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

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

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觀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馬。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

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

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

祖甚志。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况餘

世說新語 姜伯勝刻

者乎。濟自此被責。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

左遷。國子祭酒。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

耻之。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瓚注曰。言一尺布

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

廣而不。它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相。容也。○杜預之荆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字元凱。京兆人。

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

荆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

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

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

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預少賤。好

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

入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須臾和長輿

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

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

不與元凱共生。預征吳。時亦有裴叔則。羊樞舒後至。

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

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

持。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持。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佳馬。既而俱還。杜許。

杜元凱千載
名士揚濟倚
外戚為豪此
何足為方正

羊秀何物與
王禮為戚里
爭富者乃亦
以慢鎮南為
方正耶叔則
名士渠何獨
不夫

此故是長輿
左正嘉之紀
不得云強抗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

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

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和嶠

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

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

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

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

山公大兒著短帽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

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

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壽長

子也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

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

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

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

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

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

在晉初河內温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渴死臺法甚重太守

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

諸引為真

世說新語

陳元刊

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雄曰。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郟。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

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

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郟。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求攻代。故曰戎首也。

齊王罔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罔字景洽。齊王

施。趙王倫篡位。罔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

嵇紹為侍中。詣罔咨事。罔設宰會。召葛旗。齊王官屬

虛。齊王從事中郎。晉書曰。秋曰。齊王起義。轉長董艾

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罔敗見誅。董艾

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艾綏

汲。今赴軍用。艾領共論時宜。旗等白罔。嵇侍中善於

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罔曰。今日

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

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玉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中散兒故自不凡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珽少子

卿尚書郎

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抗已見吳書曰

人。世為冠族初領海昌

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

魏志曰毓

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

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

子芻位

士龍失色

雲別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

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

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

獵見一麀舉弓而射即中之麀倒而復起充逐之不

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

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

人即有人提襪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以為君索小女

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在時雖小然已見父

手迹便歔歔無辭崔即救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

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

養教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

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

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

墓退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

年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

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

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

益別拜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

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

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

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愛恩從此

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

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

士龍亦別有
勝元虞

兒逕就充懷。乘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充得。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道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益甚似。得盃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未聞產。父曰。春煥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議者疑

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

進。遂得免。

又字憲。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

王夷甫。庾鼓。

庾卿之不置。王曰。君

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卿卿。我自卿卿。

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

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有人

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

則社移矣。

佛曰辯未
方正

此王充癡話
世以阮宣子
論無鬼故附
會此說註引
論衡有意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

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

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

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

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

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

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

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竝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

榮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

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

中宗者納為夫人其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

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

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

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周王既入始至階

頭帝逆遣傳詔過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

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

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

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衷竝非敬后

所生而謂衷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

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

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

世統新語

盧鑑

註駁是

卦哀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撫典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

婁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婁。小阜。松栢。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

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

親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

文虎。使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

父忱。侍中。楷生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

恢兒娶鄧攸女。

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

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

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承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陳郡

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

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

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

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

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

仲智傲狠伯
仁友愛王都
無關方正

此稍近方正
然得無過耶

舍去

鄧粲晉書曰周謨字叔治顓次第也任至中護

物顓被害王敦使人弔焉高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
中郎因事誅高晉陽秋
曰高事佛臨刑猶誦經
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

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

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

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

虞預晉書曰刁協字元亮勃海

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
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
討之奔至江南敗死
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

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

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
齊名那與佞人不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坐稱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

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

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中興書曰王敦以

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遂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
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眾人為之失色由
是忤意出為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

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
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蚤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

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
按明帝未即位。顯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

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

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

註是或當作元帝

剛愎王平子何在

顛別傳曰。王敦計劉隗。時溫大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顛相

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顛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荊州。羣賊竝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搃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王忱。大將軍乃搗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王忱。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

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

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

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竝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

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中曰：太子子道有

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矯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

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

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顛長史

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開借求活，投身胡虜耶？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

可稱曰正

有餘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

蘇峻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

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

自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石頭望廷，不能

廷尉望石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眾二萬，濟自橫

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

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

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

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

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

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亦狄于曲梁。賞桓子

狄臣子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

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

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眾坐戲語。

令術勸羣下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子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

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

甲罷。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夏小

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

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謹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

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坦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

進矣。

進矣。

進矣。

正氣語乃作爾許巧妙

丞相末年大不滿人意在保存諸叛賊蓋染於節義二字不大分曉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之

姜伯勝

人臣避難且
懷夙憾那得
為方正耶註
得之矣

此語不當重
出

王陶二公當
亂後欺劫主
擅收擅奪無
一可紀梅既
是陶私人放
免而拜雖有
一言寧便足
稱方止

升御牀。竝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踈賤。不在顧命之
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

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
平陶侃欲將坦上用

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
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
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

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
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

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
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在御道逢匡術

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

為鳩。眾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

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

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

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
曰。頤字仲

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遯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
名。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

誥。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為荊州。左遷侃廣
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

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
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

梅陶。非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明日

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

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

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

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

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

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

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之功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陽秋義為安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

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彪字思玄。陳留人。博學。左僕射。學知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遷尚

書。左僕射。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

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汪棊品曰。彪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相問訊。甚至為

公。語蘊藉似王

世說新語

盧鑑

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廼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

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

樛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中與

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乎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為將也。桓甚有恨容。劉

直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

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

道人乃藉人。主名卿。扣人。口吻寧是。万

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更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

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書郎。

中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

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

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

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已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

王氏有名者。初出多作秘書郎。故以尚書郎為第二人。

註引別傳以實述之方正。

世說新語

曹位前

真臨川忠臣
也
當固執其貞正
不踰皆此類

孫多穢行故
累受此辱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答

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

吐誠誣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日誦心悲

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

至於此道恩庾義小字徐廣晉紀曰義字叔和太尉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

癡真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

喬豫州刺史父延穎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記簡

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

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

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

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見陶胡奴為烏程令胡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

此語殊有益

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

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

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

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相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鍾人。父景。護軍。伊少有才氣。又善聲律。加以標標者。率為王濛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

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

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上羅國。遂氏族。

馬。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宋陽太守。後少子也。相宜武。辟為別駕。以官屬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安若無餘。相公嘗謂坐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

正此無處著考

是不平語

舊以面兵為
向再不可解
今始曉所以
言文度癡兒
畏桓溫面孔
率兵也那可

嫁女與兵

子敬故慕此
二人

謝公欲用人
何必須其一
詣

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採牛。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自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見諸謝皆富貴。羈隱

交路。知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相公長史。時相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

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

文度因言相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

見文度已復癡。畏相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

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相公曰。吾知矣。此寧府君

不肯耳。後相女遂嫁文度兒。

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相溫第二女。字伯子。中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

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

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廼曰。此郎亦管

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

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

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

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

阮思曠也。

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

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

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

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

毛安之關中侯

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

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

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作所以

不長謝以為名言

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人

寶謝安與王語次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榜上題之北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惜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

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

盧奴江散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散字

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散歷位內外簡還著稱歷黃門侍郎驃

騎咨議

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止言

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

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

宋書曰

意未肯降

註更委矣

此亦僅得簡散耳

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相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

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

爽為黃門郎。护之日。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

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

宮。何小子之有。山。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京帝。自王后。王濛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

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寧。張已見。張

因正坐歛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

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

即寧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

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

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

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

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碁。江表傳曰。

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外啓信至。而無兒。願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

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禮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

馬。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

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

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

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

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還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

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

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於是豁情散

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豁情散

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

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

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

絕矣。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

之。遜內不自安。陰告慕蠲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詎自

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惟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

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

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

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

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

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

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屍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

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
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
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
太學生數千人請之干
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
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

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
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
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
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
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

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

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

此自是風中
何關雅量

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名士傳曰戎由是
幼有神童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

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

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竹林七賢論曰明帝
自閣上望見使人問
戎姓名
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

不受厚報其書
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
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

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
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譏
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為
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世祖所語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指息贊娶楊駿女。駿誅。以相

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指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指名重。收將害之。指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指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

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

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益自謂風神

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和宣。汝南人。代劉洵為鎮東將軍。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碁。馥司馬

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

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

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真。是關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

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

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

為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王故事。白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

闇當之解似云默受

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太傅於眾坐中間。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索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娖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為

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魏。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頽器

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

可全君雅志。裴頡。巴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

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

初立。琅邪。諸王所居。塵自消。內外緝穆。何所稍嚴。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

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

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

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

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

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

子也。少有智調。而無雋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

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麓

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

履。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曠。於是勝

負始分。字別傳曰。字風韻。踈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

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璩。字思文。義興陽羨人

字季顯。烏程令。璩

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

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

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

君孝。少

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驥驥也。必興

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隴。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

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

隱慢。但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

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

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

六年。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哀時直為參軍。不

掌記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

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在。

輦土為塘。因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

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

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

吳人以中州人為僮。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

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

晉人以使為信

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

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

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郝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

語郝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郝曰。王家諸

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

上坦腹臥。如不聞。郝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

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郝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

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

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顏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

陽尹。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

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

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曠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

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

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軍。五

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

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醉著白衫。憑兩人來詣丞相。和

覓蟲。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

顧搏蟲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

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月

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温嶠。亂兵相剝

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

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眾廼安。

世說新語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阮是劉萬安妻

劉氏譜曰劉綏妻陳

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

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

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

馬墮地意色自若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

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

宣武桓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

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

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

深雅有局領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鳴角鼓諫詔仍並驚駭溫陽駭異晞

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蹟大

司馬桓溫稱為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秦無競仕至鎮軍將軍

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承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

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莖水子孫必有夫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

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薈不自安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眾事敗為溫所誅

遂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廼出論者

以劭為優

相宣武與郝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書

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明晨起。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

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

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

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

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

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

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

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

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安

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自

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

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

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

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

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效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

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

元新語

於常舉目偏歷温左右衛士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
守不爾於是於莊之心頓盡命
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王謝舊齊名於此始

判優劣。

此意又異雅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

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相温。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

時賢竝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

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

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

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曠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

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軍山木食。修學。為慕容駿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

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

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

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

謝太傅赴栢公司

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

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

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

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安晉

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

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

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計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

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

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

圍碁。夜還。乃處分。少曰。皆辨。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

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預國大出。衆號百萬。朝

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

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

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綉

萬端。牛馬驢騾。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

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

郎。侍。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

世統新語

陽秋曰。獻之雖不脩。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符堅遊魂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

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

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壽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

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

此不可解

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

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

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

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

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

十年九月。有蓬星如

紛絮。東南行。歷須女。至中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

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

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

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柸屬星云。長星勸爾

世說新語

四百五

一樽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荆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戲之流。

文士傳曰。哲字廣微。陽平。

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為東氏。哲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為楚賦諸文。文甚俳謔。二十九歲卒。元城為之廢市。

殷甚以為

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

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

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雋才。與謝益壽相好。

益壽。謝混小字也。

如見其情狀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曙來。

王曙。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

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

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

與王叙寒温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

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

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

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

此等語亦傷雅

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

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

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十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

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

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

將。子將納馬。孫威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

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

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

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

為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

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

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

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

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

書郎。以與李勝等為字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

為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

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

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

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

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申哉。願秦

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

是

此語似事後
論人不宜預
知至此

世說新語

卷之

三

知

據此傳蘭顧先識擇交故當動與福會而別傳乃鍾會年少樞以明智交會交太初不猶勝於交叛臣乎

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讎也。頗聞謝罪。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

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

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

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

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

傳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張尚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轍。轍不納也。轍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轍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塲。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

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

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

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挑林華山之事。息役拜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都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十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邁禍難。於是

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

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虜歎起。

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嘆濤。掩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羊公識更高
於巨源

別史云王
當國羊公無
德更作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玉。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儻書。將免官。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無容高斥之
註語是也

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內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對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

山東。與平原荏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以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晒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請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

世說新語 卷之三 元列

正號外謚

明皇帝

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

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

諫。廼曰。賴有此耳。

鄧祭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

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

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

不見其大耳。

晉諸公贊曰。確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

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

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

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眾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

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

平原人。魏太尉欸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

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

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

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

機。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

王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何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

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探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榮以輒

世說新語

卷之

五百八

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

恢避難過江。與穎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

氏儒雅。荀葛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林語

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晉諸

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

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

人敗可耳何得定知死塢壁間傳會多如此

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晉百官

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置。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

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

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竝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

所。爾家有相。爾等竝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

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

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狠抗。亦不容

世說新語 卷五之三 四百三十一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

也三周竝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

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

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

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

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

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

頭害周伯仁彬與顓素善往哭其乃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

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言辭抗

謝英淡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

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荆州守文豈能作

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

王舒

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彬聞應當

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

父子赴水死昔鬻寄賣友見譏况吸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世說新語

誠

鑒能。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

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鄆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

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

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稟問亮。聞

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稟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稟得嘉。奇嘉為稟

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相。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

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

嘆。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

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

源不起邪。

源不起邪。

源不起邪。

真長能識殷
浩駕馭桓溫
豈可王劉並
稱

世說新語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

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

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温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

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温。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

西楚。然恐不可復制。

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

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

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温。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温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温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

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

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

洛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蜀人。本巴西。

名。梁寶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

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

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

三十七年。温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温眾寡

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温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

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

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

不得不與人同憂。

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昇三刊

正史堅姓從符即蒲之變也此云當應符命從符非是石虎時正姓蒲不得云符郎

又虎視淮陰矣

車頻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都氏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詳稱讖文改曰符

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

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

左右曰此兄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着朱衣冠拜有頭為龍驤將軍肩頭

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階帝號死于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

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

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

遺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

言嘗與共在栢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

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

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氏賊彊盛朝議求文

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郝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

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

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玄聞

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

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

不復相士。

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秘書監詔之子。太傅

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郝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髮。超觀之良久。

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

兄弟也。

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

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位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

恭父蘊。王忱。並已見。

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

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

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忱與恭為王緒所問。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

難。置郡于豐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

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

胤長。又為相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

尚書。

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

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勁。機悟敏率。相温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

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

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

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

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

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

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

此任。仲堪此舉。適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

代王忱為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

相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

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

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真治

國之器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

尚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

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

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

稱曰。穎川李府君。顧。顧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舉。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颯颯如行松栢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馬。見許

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

忠蹇。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顛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

不及顛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

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

恒撫髀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得為郡功曹。黜姦發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

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

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

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軍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恪。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為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

也。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

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美其得學。中心感傷。故

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治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

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

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鷄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

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

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不聞為吏部郎。

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

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

戎為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彦。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

諸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祥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

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日。如入宗廟。

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

傅蘭碩。江膺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

註謂裴公為頠。大誤。詳語意。即楷也。

據晉史作汪。翔蓋汪字訛。而為江翔音。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立

誠而為磨也
然汪翔亦甚
費解

深遠。玄會。暇。濤。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

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亦有

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

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嘆曰。

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

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

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

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位。同之相善。仕至車騎掾。終

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

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秘。京兆

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祖女。生五子。秉。洽。式。亮。悅也。

裕來哭。見長和哀容。舉

止。宛若成人。廼嘆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

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

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嘆服。解音好

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

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

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

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齊林七賢論曰。山

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益惜曠世之雋。莫識其

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

世說新語

卷之

迹外之意
自是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

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闕達博通淵雅之王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于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

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大厦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

懼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

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

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

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温而已後聊試問

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

世說新語

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其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視異焉。相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其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若

不言如父而
言勝已居然
有生子敬意
然濟實有勝
父處

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雋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嘆服其德。字。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為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

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友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開雅。殆盡其妙。毓嘆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日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願理甚淵博。瞻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

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

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

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種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中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

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

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浚書曰。一日侍

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
 舉。敕令條列名狀。還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
 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
 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
 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也。朱誕。字永
 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
 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
 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
 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暘。字威
 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
 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
 上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
 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
 能賦詩。時人以為頂託揚烏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
 浚命為主簿。浚常嘆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刺史周
 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凡此諸
 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

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
 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
 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
 人。無陸機兄弟。又
無凡此諸君
 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
 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

合。顧愷之畫贊曰。壽有
 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沖嘏。
 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

不可解必有
 誤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秘書
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漢少以清識為名與王夷甫
友善並好以人倫為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
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邠
妻武周女生粹洛中錚錚馮惠卿名孫是播子晉後
略曰
宏漢非王氏甥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正生孫八王故事曰孫
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蚤歷清職任至侍中為長沙
王所害
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
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
河間人有才學任至司
隸校尉順字曼
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
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

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

霧觀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
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

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
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觀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

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
文子與叔

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
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
秋曰

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
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令言覺其簡

至吾等
皆煩

郭子玄有雋才。能言老莊。庾敬嘗稱之。每曰。郭子玄

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頗動一府。敦謂

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雋。太尉答曰。

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

汧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

是時車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凝滯。

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

滔以博學為名。裴邈疆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矚。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兄余間品題略盡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賞譽第八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藉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

虛寡欲位至康子紹清遠雅正已見濤子簡疏通高素

太子中度子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咸子瞻虛

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

世說新語

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口。字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竝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

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為賊所害。戎子

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

九。辛。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無聞。凡此諸

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

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弟。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

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

子玄有雋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雋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

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敬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

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

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
 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
 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
 汝郡人。真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
 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
 傳。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
 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開習禮度。不如式瞻。執儀
 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
 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開豫。周旋。燕誨也。穆歷
 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
 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

使人忘寒。曰有。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八王故事曰。玄為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琅邪。

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適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曠。嵇延祖。弘雅劭長。

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

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也。將何為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太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逢萌梅福以
 上人豈眉子
 輩可擬

世說新語

或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顏愷之夷甫書贊曰夷甫天形瓌特

秀峙。壁立千仞。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

尋溫元甫。音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劉

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可諱之。疇無懼色。接蒞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

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竝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長史。

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雋元甫

之清中。中。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

中疑作沖

二陸即被禍。洵為名賢憶。

慕如此。蓋以得見為幸也。

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

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為士友所宗。機清

鄉堂所禪。屬有風格。為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穎

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字嵩兄也。丞相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數不為

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辦析之談。而舉其

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誦。許一作辭。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數頽然

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註已不能解。披史記涉之。為王沉沉者。註沉沉猶談。談俗言深也。談談二字見此。意言深深。見許也。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曰：少為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琨字士

樞。范陽道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琨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

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鷄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為汝南太守。值

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為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慨以中原為已任。乃說

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祖逖若不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

不敢復闢河南。石勒為逖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

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為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數雖居職任。未嘗以

事自嬰。從容博暘。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故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雋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

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

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

於邃。王舒已見王邃別傳曰：邃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

射。舒。邃。並敦從弟。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

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

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

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顛為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傳密等。叛迎蜀賊。顛狼狽失據。陶侃救之。得免。顛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顛。顛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相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

可謂卓朗。相公曰。精神淵箸。高坐傳曰。庾亮周顛。相

披矜致契。曾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戶利密可稱卓朗。於是相始咨嗟。以為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

見和尚。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為名士所嘆如此。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也。

下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

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

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

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

世說新語

澄弟四子微澄別傳
日微邁土有父風

胡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虞預書曰戴巖字若

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為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卞望之

之峯距卞壺別傳曰壺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父粹太

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眾距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朝

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壺厲色於朝曰恃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使

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林曰孔坦為侍中密略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

驚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當敢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指須註乃得
了然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譜義之是敦從父兄子當不

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為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

其
事

世目周侯疑如斷山晉陽秋曰顛正情疑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媒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

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

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

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

祖約叛臣何
足爾清淡真
不足貴

世統新語

彪祖修有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淮。元康未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召為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位望殊為陵遲。卿

亦是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

此是君坐。何充已見。

丞相治楊州廡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

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嘆。晉陽秋曰。充導妻姊

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

殊得首相傳
鉢心事

上
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嘆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為閩鼎所害。司徒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

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又交。王丞相以其

馳。述獨蔑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王丞相以其

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眾人競贊之。述

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嘆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譏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

世統新語

姜白券

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准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

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庾公每追嘆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子琮，字所謂灼然玉舉。又云：

十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

史。騎長與太祝令、文斌著作郎。綏歷驃

庾公為護軍，屬栢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栢後遇見

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

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

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興縣令。燕國栢彛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

船憂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廊署。彛訪之，云：興

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彛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

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

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

彛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栢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

器識，故為彛所目也。東簡穆有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

死，終為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

孽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

峻甚暱之，以為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

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賊何足道當是緣丞相保存意耳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

不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弘治少有名，仕丹陽丞。蚤卒，成帝納弘治女為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

文康稱恭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

世之老，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弘治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

人目杜弘治標解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

字也。徐廣晉紀曰：信字少彥，司空水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相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栢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

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

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

之高選，為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

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為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

問曰王濛子脩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疊疊為來

逼人

劉尹慣不饒人一着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

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徐廣晉紀曰述真審真真意不顯

桓温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曰

敦可人之日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

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

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已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

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為

英雄相識故不以成敗論

其美譽。

觀此知林公朱簡於辭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為簡選。王曰非為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

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

必無。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彪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道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顛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雋于時

之桀。沉存顛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

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為孔家金顛為魏家玉虞為

長琳宗謝為弘道伏

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

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

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

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濛別傳曰濛之交物

虛已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脩小

潔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適上歎林公器朗

神雋。支遁別傳曰。道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

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劉尹別傳曰。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

宿物。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庾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

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為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

道盡藍田簡文妙於言稱

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

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適。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

器雋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俊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俊。

陳留人。僕射。彭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

曰才情過於所聞。

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續晉陽

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阮裕。王悅。安期。王應。

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

識不修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解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支遁別傳曰。道神心警悟。清識

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

以上江左興亡。

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冲。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相温有平

蜀各之勳。擅疆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在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温知意在抗已。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

晉安帝紀曰。義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相公司馬。

續晉陽秋曰。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相温在西蕃。欽

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

相詣謝。值謝梳

頭。遽取衣幘。相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

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

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

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

措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栢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溫集載其平

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

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遥集云。清曠似達。或云。尚自然

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栢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溫時在栢公遥

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

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

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

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沛國

比袁曜卿。愀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

聽。王又曰。自是鉢釘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

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眾僧。向高

坐者。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

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稽叔夜琴賦也。劉惔

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暹

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

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

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頻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眾

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眾。使竺法汰請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

至揚土馬。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弟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

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

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

汰高亮開達。孫綽為汰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
爽法汰。校德無忤。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
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宗
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為倅諫。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

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未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

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共商

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為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

產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任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耆之字修載。琅

邪人。荊州刺史庾弟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修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尚年長於

倏神穎夙彰。而曰北而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

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郝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

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郝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鄰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

生活。鄰及弟淳。從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非。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

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釋。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曠。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

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藉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修齡。王胡之小字也。劉

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徹朗。晉諸公贊曰。祖

約少有清稱。

世說新語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和。矜。能。清。言。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謹。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若柯。有實理。柯一作柯。又作打。

若柯不可解

謝胡兒著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音諸公贊曰。堪字世高。亮義。正稱爲尚書左丞。有

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音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

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婿。岳集曰。堪爲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即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音陽秋曰。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

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爲有識傷惜。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與穎川荀美次。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

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感焉。

註駭長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按述雖簡而性不寬。

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

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

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郗。共义手語。達于將旦。

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

簡文皇帝。劉真長。其情上。及襟懷之詠。每造郗嘗對。故以繫示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

勿以開美求之。

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

部尚書。

世目表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表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

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語林曰。羊麟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

語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

重之。况真長子。

不言劉尹而
言于敬其妙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

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鄰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閑

嗚。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

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

得。身正自調。嗚。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嗚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情

情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王忱並已見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

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嗚忘反。

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

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

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

來。以邀外。可以自固。王彌有雋才美譽。當時聞而造

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瞻。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

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詣人物。氏族中來。皆有

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

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觀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勳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間恭。乃於正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為構已也。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嘗。

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

佳句以賦

清疎。恭正亮沈烈。忱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

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為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

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

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

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

世說新語

元

至左中郎將。許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

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

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沉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

高操。海內尊而稱。元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

之。故得因以為目。元禮居八俊之上。膺。王暢荀緄。朱

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

等相與作衣冠。亂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

俊。八又。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沉書曰。俊者。卓出之

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

元禮。忠壯正。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

決。蔡伯喈抑。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八人竝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

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見陸績。文上傳曰。績字公

西。並會閭門。與士元言。

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為交友。仕

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顧劭全琮

環濟。吳紀曰。琮字于黃。吳郡錢

塘人。有德行。義。為大同馬。而為之目曰。陸子所

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

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

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

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衰。賤

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還能守靜。進

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

插齒。牙樹頰頰。出唇

必。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

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

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

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

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

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

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察莫不愼其所舉，累遷揚州

刺史，鎮東將軍。同空謀逆伏誅。竝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

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

後兩語正自推尊武侯

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為長史，遣使蜀，但欲弟亮公會

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

博，曷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

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陔與秦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

方陳湛。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雋才，以孝著

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

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典略曰：或字文

亦似得之，但未及其正骨耳

若。穎川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或為人美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荀顛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顛字景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轉太尉。為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卒。謚康公。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太子左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裴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裴遐方王導**。裴

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准與裴

世說意已定
樂優於裴

顧樂廣友善。遣見之。顧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竝為後出之雋。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清平有貴識。並為後出之雋。為裴顧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為二千石。髦為石勒所害。**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瑾。樂安長父。魏洛陽令。納歷司隸。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

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方叔拙於用長。諸公贊曰。杜奇。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遷國子祭一將沒。為賊。

王夷甫云

有文義累遷。大傅。家世二千石。冲清平有鑒識。博學。感當世蒞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為侈。不以為僭。至於白首。而清名令望。不渝於始。為光祿勳。京邑未潰。乘車出。為賊所害。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時人皆痛惜之。清識為吏部郎。揚州刺史。齊王罔起。義隆應檄。稽留為參軍。王邃所殺。此三人並是高

才冲最先達

兖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冲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冲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

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

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一。處仲第二。敬以澄敦莫已若也。及澄喪。敦敗。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

敦性彊梁。亦未可便謂不然。

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若斯徵恨豈憚於周顛乎其言不然也後度江左不能

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還沈約晉書曰周顛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

雖復臘月亦扇而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

虞光祿傳曰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餘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

吳興守徵為金紫光祿大夫卒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

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任至光祿

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若

當為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符故為大郡

然象以齒喪身後為吳郡果為沈充所殺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

虞光祿傳曰駿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郝鑒周曰鑒方臣如有

功夫復問郝郝曰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

正巖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

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母輔

王澄庾敷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答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

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

世統新語

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右首在已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嗟欒。虞預晉書曰。嶠厚自

封植。疑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

官隼。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

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

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

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

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入達。故隣

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

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敫。時論以穎比鄧伯道。

敫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

至議郎。年二十卒。敫字

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

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郝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

牽顛比。按顛死彌年。明帝乃

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項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

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性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

如王。答曰。玉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未詳

宋禕是綠珠女弟

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比亮。不聞周顛。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

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猶隘故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

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

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已。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

儻亦同光。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

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郗至封於溫。子孫因氏。居

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

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相。而此章以手指地

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曠庸

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為宰相。嘆曰。我

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為鼎輔。二說使相符也。

世說新語

此方言意云也。只如此故。非譽之也。

此言毀譽各半。疑是不滿意多。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

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籍別傳曰惜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鑿長子也淵靖

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

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

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

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雋傷其道理本真率巧則

乖其致道唯虛澹雋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

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之肅清和平

乞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統

為武帝親幸攸惡勗之佞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已目

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

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

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

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

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統又曰

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

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勗統間已憂忿不知

所為入辭出殿血薨帝哭之慟馮統侍曰齊王名過

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

劉毅聞之故多謂立惠帝為重桓温曰不然使子繼

終身稱疾焉

註是

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

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輿諫且知其若此。况

言武之弘儒。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

當以識通暗處。

殷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栢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栢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

如。曰。溫潯恬和。

徐廣至日紀曰。凡稱風流者。皆由牛王劉為宗焉。

栢溫何如。曰。

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

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泚泚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

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

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

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

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栢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栢

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參朝政。劉

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栢曰。第一流復是誰。

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栢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

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為揚州。欲以抗

栢栢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

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

遠。歷侍中。廷尉卿。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儉。黃門侍郎。巖

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居然自勝

言奉任天莫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栢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

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論語曰。微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栢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子曰。栢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栢護軍亦在坐。栢伊已見共

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栢答

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

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

世說新語

名士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

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開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

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巖也。孔思未對。反

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遇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

樂令素著重。名忽有此論。然極是扶植。世教語。

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

郎。平陽。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

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耻處亂朝。遂

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

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

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中興書曰。

義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多修為家之具。初有勞苦

世教語。

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

往。輒破的。勝我。

劉惔別傳曰。惔有鷹才。其談詠虛騰。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敘致過之。其

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

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中興書曰。萬之為豫

州。氏羌暴掠司豫。鮮卑也。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衆入穎。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衆之心。非中郎

郗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還。便向還南。遂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為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

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尚書大傳

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

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相公。相公停欲言中。

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夔。字文時。

彭城人。劉氏譜曰。夔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夔歷車騎各議。長沙相。散騎常侍。劉答曰。卿

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

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

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

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

子也。

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

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日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任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啓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傳曰。數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

但楚風。仕。潤於林道。陳達別傳曰。達字林道。潁川許至餘姚令。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達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

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

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

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

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郗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

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

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徹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

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

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蘇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

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

世說新語

適王北中郎
恰得

念與桓温稱之。
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

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

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疊疊論辯，恐口

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如有

遺季此言亦
殊有生氣

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壁示其瑕，因持壁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

王欲急臣，臣頭今與壁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

在廉頗上。曹蜎，蜎，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

卿。茂之，仕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温祖，江夏鍾武人。至尚書郎。李志，晉百官名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

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

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獠貉敢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

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

此註殊不似
孝標定為後
人攙入

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君家道衛君長云。騰。紉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殷美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美曰。此公好舉

宗本。槌人。

謝遇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

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威戎。伶朗達。有雋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此言亦非公論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

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

譜曰。操之。字子重。義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溫而已。既出

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

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

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

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草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義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義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玉

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

孝伯自私其祖未為公論

畢竟劉勝臣

不能逮。直不逮。言濛質而淡文也。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

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郗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

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

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并大春。未嘗書刺。謂一人

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執使人要之。不得

已而行。侯設麥飯。蔥菜以觀其意。丹推郗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五

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犖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官。茂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

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恪之仕黃門侍郎。祖上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義熙初為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

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

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

亦自尊其父
甲王中郎詎
可便勝

世說新語

果

也。賜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
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義之。而言勝胡之。

栢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
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
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

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仁叔是一時之
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栢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
仲璋。南陽人。祖遐。
父賜。賜娶王羲之女生瑾。
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

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櫛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櫛
梨橘柚其

味相反。皆
可於口也。

舊以栢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三子。
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

曰。仲文有
器貌才思。栢玄時。仲文入栢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
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

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
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

宜。拜郎中。宣帝初。葉
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

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

本郭舍人事
附會東方生
以為奇

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

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

敕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

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

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

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

說乳母乃先見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

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

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

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

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

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

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曰京房字君明

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

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

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

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

之邪將以為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

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

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

何為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

世說新語

卷之六

位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暮已久矣。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

忠臣之言

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諡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丞丞。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孫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

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豪。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為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思爻。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鷓鴣。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

何晏悅而不
釋差勝鄧颺
無救敗亡

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為象。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惠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復。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趾

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

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鷓鴣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世說新語

卷之六

七

誠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齋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

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

祖高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遂死于几下。故懼。

猶漢之樓護。漢書游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之。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

人性不同，廉貪不繫貧富。王隱此言非也。如隱言王世說新語

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積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

張昭謂徐權曰者太后臨崩以陛下託老臣不以老臣托陛下同一句法

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又第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窻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穿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此乃真名言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眾懷盡冲還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

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元

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闔。葛洪富民塘頌曰。闔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闔晉

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

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槌登聞鼓。猶不被判。聞

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

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文敬。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乘節高舉。

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

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

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

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

愧謝曰。小人如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郝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

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

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故

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

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

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郝遂大曠。冰衿而

出。不得一言。

敘得情狀如畫。二字未解。

如此何遣從事為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

首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論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為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

日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

京。請吏部郎陸邁與俱。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

太守。尚書吏部郎。

將至。失密勅左右。令入閭門放火以示威。

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為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

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為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

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

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為漢高魏

武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

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為相文之事。不願作

即此量亦自可作司空

註是

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為栢宣武從事

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為部從事栢温臨州轉參軍

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

武中興書曰尚為建羅既至

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栢公問有何事

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栢公曰仁祖是勝我

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栢

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

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

此規大有益
文道

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

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

按萬未死之前

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

續晉陽秋

曰珉有雋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殷覲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

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覲別涕零屬

以消息所患覲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晉安帝紀

註駁是

世說新語

卷之六

已

曰。殷仲堪舉兵。魏弗與同。且以已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魏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

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鄢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觀神靈。乃封俗為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嘆其奇而已矣。

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

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相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

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

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相道恭玄之族也。相

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為

賊曹叅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

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苦也。

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為屑齒。並上下權要。

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

延父義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
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
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
平北將軍坦之弟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
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
緒有寵於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
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賄恭抗表討之車胤
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
尉賜死。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歟歟曾不
慮獄吏之為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
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
百萬之軍安知
獄吏之為貴也。

相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

甘棠

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
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

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
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文
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椽桷魏武自

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

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
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

才學思幹魏武為丞相辟為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
反覆教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

世說新語

卷中

三

位

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文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所自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為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栲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鰲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

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鰲曰。受辛也。於

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

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清而上。為水

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

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

邨。邨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揚

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

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

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眾

云。竝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
桿。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
帝心同。衆服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

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

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木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取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

吏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

清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

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

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

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卽詔轉公

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暉。表求中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真等。嚴

辦。愔以羸疾求還。紹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伯道。溫長子也。任至豫州。

世說新語

史刺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
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
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
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筭飯落釜中太丘
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
聽炊忘箸筭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
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

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
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
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
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

祿阿鯁亦隨母在宮並寵
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
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
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
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

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

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晉

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

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

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

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復幘。兒云。

已足。不須復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復衣。但著單練衫。

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

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

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

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

世說新語

武別拍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温弟也累因指語南郡

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

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

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

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

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

楊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

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

日不然此是回飄槌使視之云舫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

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

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鄧粲晉紀曰敦

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跣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

臨全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老賊故自豪此意尤可憐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誠

壯心不已。魏武帝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武士。

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

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

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

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

千兵。梨腳令上。王聞之而去。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已。及李

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

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

豐瞻。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

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又殷浩諸人。盛名冠世。

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

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相溫友善。相期以

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

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荊州

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

惜其無成

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

倍。

敦雖敗猶令人有餘畏桓溫所以歎為可兒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亾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

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前匍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履。令妻擗糲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

其兄生鷲者。仲子頻顛曰。惡用此。鷲鷲為哉。後母殺鷲。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鷲鷲肉邪。仲子出門。陸而吐之。楚主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

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

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

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

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

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瘡。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

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世說新語

卷四十一

五

昇

五百廿三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達為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成歷陽。都下諸人共

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墜。以如意拄頰。

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相王諱策。字伯符。吳郡

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眾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

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

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

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卿

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

畢而夢。平於是竟坐不得談。三十有六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兮載

雲旗。離騷九歌。少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相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

景度。中興書曰。初相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

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

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

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終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曰。武王姿

貌短小。而

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

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

魏志曰。崔

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然牀頭捉刀人。此

目。晉曰。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匈奴中乃有此人。然過足。

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

熱湯麩，既散，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

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

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

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耻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續唐

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

問江東國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

上曰：豐名乃彼於吳越邪。社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

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

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

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

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茂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矚視

日不

太冲縱醜不
醜醜人必為
好者之談也
語林亦然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間粲。少時挾彈

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

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頰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姬齊共亂

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

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

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戾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

故事曰。岳與湛者。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

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强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

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指病困。詔

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不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雋。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

君未見其父耳。見已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

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頰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

世說新語

熊俊刻

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馬獨鳴。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

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

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還

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

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

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

傳曰。玠在羣伍之中。是有異人之望。齧齒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

璧人。按永嘉。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

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

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

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存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為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未有謠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温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

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復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壺不許。温嶠及三吳欲起兵。備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

陶士行不能殺元規。不是英雄。

得作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温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温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

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

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

王意重躬

世說新語

卷之二十一

五

榜

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

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

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初，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

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祖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

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

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為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

也。漢使耆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胙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

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

桓公望之曰：太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助也。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

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

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

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

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

仁祖企腳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

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擊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已見。爾時積雪。長史

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

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

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

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浩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

止端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

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眄。

此東亭媚語。安石恐未肯便沒。

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亮為是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

人受魴吳郡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音陽秋日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

蛟山中有遺跡一作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

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

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

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

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

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敢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乃自吳

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

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

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

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絃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劔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

作筆薦馬

莫頂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術。然後高壖之功顯。孤負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升滌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滅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僕也。若待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驥。躍質歸朝。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羣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承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王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

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

崇。甚有欣色。

義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

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

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大原孫承公。守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今會稽。謝勝等十五

天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

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營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

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郝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

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矜嚴有志

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

嘗見王恭乘

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

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

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五百家書籍。盡讀之。避亂荊州。依劉表。以粲貌寔

無謂

世說惟傷逝獨妙無一語不解損神

世說新語

通脫不甚重之。太祖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

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母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僅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

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

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

若山河。

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穎川庾爰之嘗以

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

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

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

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

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今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

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

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道女。綏

老無敢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妙語實境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二

昇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

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

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卹而

致哀如是答曰棟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

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

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

祭以敦舊好

顏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

膺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

出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

將改適亮子會會妻父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

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

能已已按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

公於白石洞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為此

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

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

聲有餘痛

不入尋夢
下都葬并馬。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

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塵尾著柩中。因慟

絕。蒙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道傳曰。法虔

道林同學也。雋朗有理義。適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

郢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聖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

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

景之閒。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

水。鍾子期死。伯牙斲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

夫公乃爾耶
銘理何如

者無足為。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

中心蘊結。余其亡矣。郤後一年。支遂殞。

郤嘉賓喪。左右白郤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

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情卒。超所交友皆一

時。俊人。及死之日。貴賤為誅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相氏。為其謀士。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

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當年必

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情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道傳曰。道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

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王

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見綏已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婿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

離妻。由是一族。遂成仇讐。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

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

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

見此容。王亦不奠。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未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

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

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

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

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

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

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纏。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

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

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襍糲。惟新。

便自有黍離之哀。

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

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相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

暴然而殞。

子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隸羊氏。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

字即放。後相祝予之歎。如何可言。

公羊傳曰。顏淵死。路亡。子曰。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大子耳。

相玄當篡位。語卜鞠云。

下範。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

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

索氏譜曰。元字天保。嶽

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息息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遯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

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

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

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棲神導

四字甚深

世說新語

卷之二十一

陳元

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還半韻。許聞上。嗒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柞曰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論。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傍然會不。呼之。籍少。廖。然長。蕭。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適。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前。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奇。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饒。仰。開。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習。懷。聞。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日。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

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康集序曰。孫登者。

於汲郡。並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水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蕭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新。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工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

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

康別傳曰。山巨源為吏部

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

宦。居在臨海。佳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

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賤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

假人。

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家好學。善草隸。與

尤式齊名。雙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

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廞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廞長兄也。思

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弟

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廞江。高

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

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

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判

山志存肥遁。

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

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雖舌之沈冥。何以過此。

揚子曰。蜀莊沈

冥李軌注曰沈冥猶
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

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水

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
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

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臨江

荆州刺史桓冲將盡訐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

迎贈賈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

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冲因陳無用脩然而退

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

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麟之字子驥

避蘇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冲嘗至其家麟之

方條桑謂冲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誌家君冲遂請

其文父命麟之然後乃還拂袒褐與冲言又使麟之

自持濁酒道菜供賓冲敕人代之又龍曰若使官人

則非野人之意也冲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

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麟之身

日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請人
口唯存劉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
棺殯其仁愛皆
如此以壽卒。

避光佳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三

大

昇

汝此語似深
實淺蓋用鄒
陽書中語雖
謙已無能為
先谷誤知而
陰利庾公不
能自別夜光
也

請翟翟不與語

晉陽秋曰在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

一無所交值亂多寇聞湯口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

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東帶躡履而詣焉亮禮

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

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

動也終

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

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

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

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哀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

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奮志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

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夫將軍命曾楷王薛之稱

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

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

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

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

已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

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

徵不

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

戴氏譜曰達字安丘謙

就逸以武勇顯有功封

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

世說新語

元

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第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

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

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

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

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郝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

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

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郝為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

差互。故不果遺。約。傳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

實有濟勝之具。

郝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

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郝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日。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

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輩。化

術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郝愔表薦之。徵

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

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游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此許故未易當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三

下

誠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

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

禍有所歸

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屬項梁梁以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嬰為上柱國

嬰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

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

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

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

是遂行

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質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

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權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玉讓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管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

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

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

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遠

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胡族妻後母耳漢書匈奴傳詳甚立者故非昭君所生子也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於是考問辭

世說新語

銅雀臺上姑
亦復在邪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
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
何益故不為也

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

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遇
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好者鵝門
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後庭嘗欲
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許皇后及婕妤好婕妤對
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好恐是危
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苑苑蔡
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太后
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竝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

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

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魏書曰武宣
十皇后琅邪

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
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
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
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

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

列女傳曰趙姬
者桐鄉今東郡

何必滅莊子

虞韞妻穎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韞既沒大皇帝敬

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
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

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
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
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世說新語

卷下

三

誠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

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替俱發

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

尉氏人清直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

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

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

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

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

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

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

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

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

有四德卿有其幾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謂

貞順言謂辭令容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

謂婉婉功謂絲枲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

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

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

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

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

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

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得婦如此故當耐其奇醜

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

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

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

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追不定。中道還取絙。大將軍

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

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箸纈畫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投乞諸

惜不載其書

高識至此幾可與司馬宣王對付

非。及其官屬。滅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習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世說新語

卷之

言

位

註駁大迂且
忽下臣字詎
是孝標註

讀史至王章
妻王經未
嘗不流涕也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

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當重世。與

傳殿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

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

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

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

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住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于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囑于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是

山公與嵇阮一向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

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

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

世說新語

立

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牆以視之。遠且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

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諸人著忘言之契。至于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

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恐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

徒。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

以妹妻之。乃白母。土氏譜曰。鍾夫人。名曰。誠是才者。

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

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

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

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李

字淑。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郭氏名玉

廣。即廣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

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

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郭氏語充

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

世說新語

卷之三

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

李氏有才氣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

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

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

斷不付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

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

充母槐亦救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刑定律令，為

佐命之功，我自有其分，李邪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承年

世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輔使人尋，充詔許充置

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

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

置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

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

肯還，謬矣。且郭槐彊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

駁是

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十氏女齊獻王妃，郭氏

文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

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

亦才明。鮑濟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

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晉字道匡，太

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

司空。仕至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

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

失常。孝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嘗見其女。便求聘焉。累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殆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

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詩賦頌誄行于世。鍾郝為娣姒。雅相

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

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胃。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

望不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晉書曰。孫秀字俊。琅邪人。初趙王

是

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

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

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光。是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

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

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

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

秀曰。門戶珍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

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

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

西管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安耳。

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

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

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吐。冰雪積日。侃室如懸

罄。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

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一作鬢。賣得數斛米。

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

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

明日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

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

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晱。顧榮諸人。大獲美譽。音陽。秋曰。

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鄒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

世說新語 卷下之正 姜

註顧榮下有刊落

之。達曰。豈欲任乎。侃曰。有仕郡意。達曰。當相談致。過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暉曰。君柰何與小人同輿。暉曰。此寒後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造之於張夔。羊暉亦簡之。後暉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餧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

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還。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鯪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相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

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

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

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

而還。如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主允好。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所之。見李在窗

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凄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

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

字惠彥。司空承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相豁女也。

世說新語

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徒跣求進。闔禁不內。女

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

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

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指溫殺庾

希弟友當伏誅。子婦 希弟情。希聞難而逃。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使下幃。

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

栢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栢氏譜曰

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

此直妬耳何足稱賢

經新何由而故栢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惜已見。郝

重淵鑿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 王家見二謝傾

筐倒皮。謝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疑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疑之。既還。謝家意大

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

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无

弟。則有封胡。過未。封胡。謝韶小字。過未。謝淵小字。韶。

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

過未。封。謂朗。過。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過。

謂玄未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玉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

外孫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為

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郝嘉賓喪婦兄第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郝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門

女名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

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

竝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

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東部尚書贈太常

卿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

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

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太常卿繪

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

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

此豈女弟待兄言註誤矣殊當為姊

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

續晉陽秋曰桓景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

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十

荀勗善解音聲。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

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按已所治鐘鼓。

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

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管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

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變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

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

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前障泥。前有水。終

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

傳。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

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

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

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青鳥子相家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

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

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上策。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

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唯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

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

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

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

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

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

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福。扶厄

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栢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

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

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郝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

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

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卽大下。去數段許。紙

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授主人。妻產而兒

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
鬻而針之史兒下羊臂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澤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屬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救奩戲。

傳玄彈碁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到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今觀其造蹴鞠。也。按玄此言。則彈碁之戲。其來久矣。且

如此駁皆極精

梁勣傳云。善彈碁。裕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

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箸葛巾角。低

頭拂碁。妙踰於帝。

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

昔京師少正有二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撒碁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

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

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積

壤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洛陽官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

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丈五尺七十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

既下。頭髮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

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

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官觀多誕所題。明帝立

陵霄觀。誤先釘榜。乃寵盛。誕機恤長。紐引上。使就題

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

之家。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

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北氏志怪曰。勗會善書。學荀

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

書。伐蜀之役。於劍

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荀勗知是鍾。而無

屈。故多自矜伐。艾山此被收也。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

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

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

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

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羊長和博學工書。

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能騎射。善

圍碁。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甄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

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

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信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後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葛蒲。菲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詭。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上。况讓於乎。負石自沈於

水。盧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

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

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衣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持妙。欲圖殷荊州。殷

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曰。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

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

元帝登御牀。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蒞名二字可
傳典故

相宣武嘗請叅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叅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叅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叅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

語曰：願叅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

能。珣有器望。並為溫所瞻。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

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與長九日。才請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

德二十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見卽系也

直錄曰。系字敬魯。伏滔之文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

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

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

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

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

卿莫負我。正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冤句人。祖喂下。郡太守。父俯。尚書郎。恒玄。輔政。

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

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

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

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憚之。任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

晉至太宰。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三

四

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不輟神色自若于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不輟故魏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

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

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酒病曰醒婦人之言

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

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

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和字公榮沛國

人晉陽秋曰和為人通達仕至兖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

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

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
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
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
開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
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
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
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

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

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

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

何惡乎。其自任若是。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籍曰。

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

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美色。未嫁而卒。籍與無

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

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

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

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

非復人情

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

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

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詣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步兵籍喪母，裴令公楷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嘯畢，便去。或問裴：凡

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

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

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

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還，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

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

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

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

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

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

令為宅，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

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

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目，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

甚可以嗣宗為得中此言何可訓也

晉人道矣

世說新語

卷下三

三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頭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成既

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問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暮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字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擺自欲壞。

非一木所能支。

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曹

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世遺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

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

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

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

復用相報。劉實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暘。雖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名士傳曰。修性簡仕。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

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

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

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

魚池。池邊有高隄。植竹及長楸。芙蓉。菱茨。覆水。是遊

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

李鷹此意甚遠。欲破世間。敬名客耳。渠亦那能盡忘。

本籍志名乃冷。此言千載。

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

足了一生。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母輔之所知。大興末。為吏部郎。嘗飲

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釀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

人燕鑿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闔門。在船中彈

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閭亭。聞弦甚清。下船就

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

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此故有致。

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廼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

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

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

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

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楊士大饑賓客攻剽逖

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

見酒家覆甑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

甚欠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

藥事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

周顛及朝士請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

顛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

顛官詔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輒不

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

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矯有雋朗之目而不拘細行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十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

未聞嵇阮作賊

達人先須去慈周顛謝鯤何乃以色為達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三

三

位

莫不抵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

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

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

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風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

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

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衛永也。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條覆之。時峻

賞募覓冰。屬所在。按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

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

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

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

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

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

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

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為卒計誠無喻此

殷洪喬作豫章郡。

殷氏譜曰。美。字洪喬。陳郡人。父。臨。識。鎮東司馬。美仕至豫章太守。

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

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

旌命所加。必延。俊又。辟濛為掾。

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

意甚暇。

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鳴鶴舞。甚佳。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

伊已。

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

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幘。著幘。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尚書。謝哀。尚。叔也。已見宋。

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

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馬。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

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

袁氏家傳曰。耽。字。彦道。陳郡陽夏人。

魏中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儻。宣。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

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

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債主戲。耽素

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

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擄蒲。失

勢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勢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勢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

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

路卻返。中典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

山。水。及水。鄞縣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

川靡不
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

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相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相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

村。村臨江。去荆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

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

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麟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

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玉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

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

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六尺。美頰。顛風。

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甍甍

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

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

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

此見郗雅量
乃可耳

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

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

答曰。閨鄉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

還了。無忤容。為人有記功。從相宣武平蜀。按行蜀城。

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

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

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

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

刺史當之鎮。刺史栢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標。晉陽秋曰：友字宅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同人祠，性乞餘食，雖復營署，不以為羞。栢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求乃至於此。友慨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且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荆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可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

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椰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栢子野每聞清歌，輒喚柰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疑，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

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

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栢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

謂之三絕。今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語

云挽歌未詳。日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鳴鶴。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友

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

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

咨。今已飽。不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

乃頓爾至致。麟。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

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千戶鄉。

此註即是挽歌事始博洽

亭自刻奉首。從者挽至於官。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

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免

人陶收。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誼所生。必於斥苦。

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從急之也。春秋

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

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傲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天是佳境

因起仿徨詠左思招隱詩

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

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忽憶戴安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

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

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王齋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栢子野善吹笛

續晉陽秋曰左

將軍栢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

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事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

怨詩因以而不相識遇栢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

為諫也。識之者云是栢子野王便令人與栢聞云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栢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

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栢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

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

迹故抑玄為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栢栢

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栢乃流涕嗚

咽王便欲去栢以手中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

預卿事

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

王歎曰靈寶故

佳境乃在末語

道得靈寶哀樂情狀

世說新語

卷一

七

位

自達

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古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曾

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晉安帝紀曰。忱

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彥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

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王氏譜曰。嶽字伯輿。琅邪人。父蓋。衛將軍。嶽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諭三吳。嶽居喪。長以爲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嶽反喪服。嶽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嶽。嶽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

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爲

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

自若。

即以公榮語
翻出更妙滑
稽之雄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
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
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
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
十五。隨父渾在
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
請渾。渾沖清尚。非聊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
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
公榮也。渾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
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
渾。但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
阿戎語。就戎必曰。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
輩。劉公榮。通士。在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

不蒙一格。三人各各自得也。
我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之士。
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
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士

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圍之。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
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敢清言
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
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
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
事而遂
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晉陽秋曰：安字中，弟東平人。冀

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于安後

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

是也。阮籍遭喪，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憚而還。

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

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喜不覺，猶以為忻，故作鳳字凡鳥也。

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

聲。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

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

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

敦為荊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

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

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

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闔

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下令肅然改容。

此何可取

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五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

歛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

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

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

也。其妻王氏已見。每日。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

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

肅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

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

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

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嘗著白綸

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

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

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

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微之為參軍。蓬首散帶。

子猷穢行然。風流多為後世口實。語亦自佳。

不綜知。相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又問馬比死多少。

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

譯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

恬許。
恬已見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

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

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

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禿氣傲邁。了無相酬。

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

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為軍。相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

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甚器

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

數喚諸將宴會。以說眾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

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

此語猶今諺云。他不作佳你。

慢意可掬

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郝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履。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

郝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惜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相。溫

故為超敬惜。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

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

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儉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終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

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恪不與相見。

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

正有才義。仕吳為輔吳將軍。

恪發端殊未見致

今人呼鍾元常名類作由音觀此定當稱逆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鄉遙送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送逆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又宣。故以此酬之。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

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

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

共

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

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

雖眾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

來敗人意。

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

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

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

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

侯。命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

世說新語

卷下

二

俊列

快諾乃得佳
遂為口實此
也工子敬請蠅

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梧。酒

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

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

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温顥。潁川荀寓。

温顥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宛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

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義陽鄒湛

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

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子者。或蹇喫無官商。或疋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譎。或口如含膠飴。

或頭如巾壘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

序。攀龍附鳳。竝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

少而狎焉。同時好曠。有太原温長仁。潁川荀景伯

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

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

世說新語

卷下

榜

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嬰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朝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摘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蹠。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間。糞壤汗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人寶也。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子欲為福。今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鄧公。轉禍為福。請使。砥礪鋒穎。以餘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

然離欲。志陵雲。曰。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澆。澣。悽。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還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聞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蟻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頤。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審喫無官商。或庭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或口如舍膠。或並登天府。夫砥疇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世說新語。

此豈婦人所
宜言寧不啓
疑恐賢媛不
宜有此

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圖。譬猶
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穿
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
拳局剪剪。感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
也夫。豈與大
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

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司空穆侯

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

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

語。以其竝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

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

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騃騃。定是山鹿野

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

穎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所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

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

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

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詰王丞相。陸玩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賡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

鬼。
世說新語
卷下
五
誠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美已見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吳人以令為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

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細語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

真長故不喜丞相

空。謂之寶器何邪。戲周之無能。答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顛好媒瀆故。答曰。

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

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世說新語

卷之六

下

誠

此定誤作真
我或是道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獐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捩。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于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

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按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

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思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按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

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

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在不弑。竟反不計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意似譏其欠
真率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琛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梳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謂之。僧淵曰。鼻者面

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元四百廿八

曰卿志大宇宙

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曰宙。

勇邁終古

終古往古也。

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

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

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遇國作佛不亦大乎。

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

晉陽秋曰翼卒衆入湖將謀伐

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

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

豫章殷羨

庾荅書曰得所致雖

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

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

此各不妨兩

亦那得坐談

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下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

劉答曰晉德靈且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按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

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漢書

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忿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

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後又革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加蠶室舊

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

似醉不醉語
妙絕

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

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

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相玄

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

傳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集家

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

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

山而隱逸上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

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

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

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

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

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沒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

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

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

小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

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

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

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

機鋒偶創故不可然足成終身大隙

更佳在結註不如矣

孫大感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

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

主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蓋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

時人仰焉。司馬景玉陳鍾者賢相。無以喻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別傳

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

州刺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驪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媿
偶躍清池。桓問媿。媿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媿。媿。桓
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
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

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
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

爛兮。予美亡此。誰
與獨旦。袁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
陵長公主。名南弟。

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

方言難解

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拾以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殷融
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韓奕。字延
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

同。關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太司馬溫自
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

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

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
王脩

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
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

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
鈎之喙。足以為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

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黃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

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竟

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憑時年數歲歛手曰

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

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觀比知王混不為風流所與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

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

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

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

鬚髮竝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

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

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郝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

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郝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

長。驟詠之不已。郝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

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郝融小字也。郝氏譜曰。融字景山。倍。魯之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

而蚤。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

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

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汝家比

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

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

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

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

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泚之汰之。沙礫在

後。王坦之。范啟。已見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

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

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

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

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朝

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

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顛。字長齊。會稽人。祖

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郝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

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郝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

郝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

煩。故朝之。

二郝奉道。二何奉物。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論於

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郝情及弟曇。奉天師道。晉

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

為遐邇所譏。充弟隼。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竝在坐。林公

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

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

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

故載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例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

孫曰此馭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

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玄已見王孝伯罷秘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

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過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

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

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媵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媵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媵曰何先倨而後恭媵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况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

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破冢州名在華容縣

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

世說新語

卷之六

無恙。

符朗初過江。

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

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太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蠅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出。又善識味。會詰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鶩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壯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眾讒而殺之。

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

無極已。

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朗大患之。

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

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

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散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詢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

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

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

續晉陽秋曰。山

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陰歷
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
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王曰。卿莫近禁
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
鬻。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
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
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
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叅軍
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
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
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

淚遂眇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叅軍與周叅軍朋賭。垂成。唯少一
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
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

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
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
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
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
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
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
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
也。
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
鴻。字伯鸞。潁川人。庾

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劉參軍宜停讀書。周

參軍且勤學問。

相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相曰。王

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相曰。王思道能作

大家兒笑。

道曜未詳。思道。王積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積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相南郡。始下車。相曰。天甚晴朗。祖

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

長史。

相玄素輕相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

得佳者。

崖。相修小字。續晉陽秋曰。修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

玄與殷仲文

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

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罅

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物貢。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

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

眉子。已見叔。王澄也。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

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蒞。庾曰。不爾。樂令

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

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頰少髮。折腰出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

衛嫁不售。乃自請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冑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

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

此言得其

偶然語亦難定請無

下。公以識度裁之。嘗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遜。使啓鎮東徙。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治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

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元規

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

此得註不得所以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二

熊俊

聞有蔡充兒。

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

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常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如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遙見甚憐愛之。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

詰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

此殊不近輕
詆大都是縣
令沈充意不
足重出

中。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失其字義耳。

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

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

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

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

還其所如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

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

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

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

曰殄盡疾病也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

而性鄙

此語亦有情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

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

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

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尚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

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

之過桓公慄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

世說新語

卷之六

三

誠

不

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
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有大牛

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

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

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

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

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

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觶

奴角反

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

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

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

安固者高柔也

孫統為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
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

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
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

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
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僂俛應命眷戀縹緲不能相舍

相贈詩書
清婉辛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

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

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

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

道要。言但食老木。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

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

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

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相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

有理。相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

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

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

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

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

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郗原別

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

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此却輪直長
一着然乃是
謝公享福處

世說新語
卷之六
四百十

阮左軍故調
之註以為王
嘉萬誤矣獨
不思題是輕
誕耶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
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唳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

同寮相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
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

眇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

壽一作樂器虺瓦一作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
云箸臙顏恰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

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
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
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

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

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

得為復飲酒庾儵裴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

與公一生受
此苦至死猶
煩人

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僑逸

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

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僑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儻繹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

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

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

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

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眾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請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馬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痛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為高士

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

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
獨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

顗。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

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

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氏

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

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

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

還。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

母。妾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寇相中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

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郝重熙曰。相王好事。不

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祖

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惔小字也。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三

卿三百九十八

相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袁家梨。當復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袁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追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喻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

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主者背。以狗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仿云。特當借汝死。以厭眾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

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劔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

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劔至果高。按袁曹日後由鼎峙迹

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劔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

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賓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

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憫之。謂姥

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

憫字無謂恐是謬字誤耳

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

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

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

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

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異范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

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馬。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

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

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好隱。好利。為敦。都忘。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

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

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

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

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

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

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

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數亮圖召峻。王導下壺。不

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是錯所謂制亦反。不

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

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

王愨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

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

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

陶曰。卿但遙拜。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

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又

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

相遜謝。陶不覺釋然。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

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

庾實畏死。遂謝未得去。譎

觀此明知後
以添註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

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婿處，門

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

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

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暄女，中取

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玉鏡臺

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主隱晉書曰：建

興二年，嶠為劉

堪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

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

紫。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

疆無有登車理。

即庾亮子會妻。父彪已見上。

恢既許江思玄婚，乃

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

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

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

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

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

義遂篤。

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肯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此政不必有頭巾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

往江東。恐不辨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

不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

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後有僖人來

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

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

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任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

知。無而能應。居宗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

也。至極。其唯無乎。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

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

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

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

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

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欲過阿智。方

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

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

居東陽。相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相時方欲招起

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相謂遠來投

因悟晉人清
談豎義亦是
救饑

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相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相，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相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相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汪後為徐州。溫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

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卽燒之。遏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請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左已見。

相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荆州記曰：峽長七百

里，兩岫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聲，屬引清遠，魚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

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

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

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

關中有變。符健死。浩為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

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

據山桑。燒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

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

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蕪。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危難。

譏評可耳何至免官

手。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僭梯將去。

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

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

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耻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

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

世說新語

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餽。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餽可惜。何以不顧。客曰。餽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

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恨。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由六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年中。喜為挽歌。自稱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眾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徙信安。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

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

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媪二人。常以象牙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任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晦默吾道何至作此王剪請田宅恐不至是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南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

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

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

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

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反。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

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太郎知。王悅也。

陶公故可以譎取。豈辨哉。元規者。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元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馭殄。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郝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

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

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適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郝公

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

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早聲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無論處仲忍
人說此事晉
那得不亂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
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
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
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
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為
荆州刺史劫奪殺人
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
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
與共水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
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
兩說不同

石崇廁常有一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

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

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

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
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

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
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竝用瑠璃器婢子百

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丞純肥美異於常味

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

去玉石所未知作襪一作襪

王君夫以粘糯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

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

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鴛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翔軍時。得鴛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鷲。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卽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菘。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

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菘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旣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郤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炙至。一鬻便去。

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

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輶。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儼踈肋難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相。因直內著曲閣重閨裏。

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

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竝窮綺麗。以飾輿服。

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階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

石尚有天流。衫事尤奇。世說不載。豈謂更遠情實耶。

謝開沼。彈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後。雍。而崇為居最瑋。等每愧美。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

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

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

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

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

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

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

世說新語

卷下之十

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盡。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輪。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為河南尹。未拜行。

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

斤。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竟

埽。時人號曰金溝。世謂一。

石崇每與王敦入埽。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

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

必有間。王曰。不知。跡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紀曰。端木賜

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于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

至以鑿牖語人。原憲以鑿金為尸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趙子。太始

元年。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

論。若欲馭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馭。又存所

愛。王遂殺馭。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未坐。割牛心馭之。於此改觀。俗

牛心為貴。故義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南渡後更不
能見此等汰
侈。夫北魏末
諸王復相競
為之。魏尋亂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司州言

氣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也。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相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温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

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

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

中興書曰。何澄字于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

射。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

雲鬼志。詭曰。初相石民為荊州鎮上時

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揚州大佛來士。少時石民死。王忱為荊州。佛大沈小字也。訖將乖

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帚

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

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

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相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鷺。共鬪。南郡鷺每不如。甚以為忿。廼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鷺。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

勁挾。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為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

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

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

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

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

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

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

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

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

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

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

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

至。上必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

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

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

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

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

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

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

世說新語

卷下之示

星

榜

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微聞。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餅。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剛勇。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

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

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耻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

此亦非劉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拜而遂為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又

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

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致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

攻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

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

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

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

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

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為并

州牧。糾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敬徹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

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眾。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

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羗人東行。平

子向似羗。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

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

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

敬徹是何人
大都作頭巾
氣者亂劉註
可恨

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

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

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

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

濟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顛初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

高氣。以濟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温未答。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

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

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深。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

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昨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

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

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

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擣菹。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

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宮。此馬敦慨然。不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

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非註幾不知馬頭作何語

温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

去。温氏譜曰。嶠父嶠。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

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温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逼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

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

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

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

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

翟周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

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

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

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

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

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

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

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

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

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

註理高但人
情未可必

世說新語

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相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曲盡奸雄語。能然自非常人語。

文景司馬師兄弟也。

相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汰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相

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親僚。撫梳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

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

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

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

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

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于牧羊。縱不識稻。

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簡文生長富貴。不知稼穡。艱難。此愧大是良心。而註駁之何居。二語出說苑。

此當時誣桓
阿謝之言非
盛德語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

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

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少經軍鎮。及為荊州。聞符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淝。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已。遣道人竺僧徒齋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

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

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

盤盛水。瑠璃盥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

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

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皓凶暴

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諱云。誘

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

世說新語

榜

疑劬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司空沐滂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

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人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

蟪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蝟蟬小者勞。即彭蜺也。似蟹而小。今彭蜺小於蟹。而大於彭蠖。即爾雅所謂蝟蟬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彭蜺食之乃不吐此便非實錄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

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按

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

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復失志。王丞相請先度

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

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

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

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

現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世說新語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

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卷第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

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

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

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

中郎。據也。章仲反按

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

也。胡兒慙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

以相關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

殷氏譜曰。殷師。字師

子。祖職。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客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腹不解帶。病年。父卒。

意氣二字新

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

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

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

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

尚煥。鰲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

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

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

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

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鄴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迂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委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

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別

傳曰。蔡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蔡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嘏察蔡不明。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蔡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蔡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蔡雖福隘。以燕奉倩曰。婦人德不

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與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祭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祭減於是。力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間。充別傳曰：充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間。言後必有充間之異。後妻郭氏

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

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

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

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朗，知

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九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

此亦非孝標
註然猶近古

情狀 抄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慈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為下口。賢

其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翊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為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

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秀大不平，遂

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

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

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世說新語

事見晉書何
云諸書之間
邪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買女於青瑣
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
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
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
字德真。南陽楮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救家
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
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
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
也。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寯。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郭子不覺
何人

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
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
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
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壽女。即以
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

傳是
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
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
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

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滄。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

求之。崇別館北。叩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

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

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

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

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就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

堅石。同日收岳。晉書曰。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

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

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暮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口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

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

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

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

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

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

世從新語

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

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

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

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粲晉紀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

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

王敦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馬知銓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為軍

司馬。丞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

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

丞赴義。敦遣從母弟魏又攻丞。王廙使賊

迎之。葬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愨王。雖愨王家

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稱。無忌別傳曰。無忌字

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

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

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

王導。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

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

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已者。面吾所以積年不告

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益以避

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

世說新語

旁

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入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王修載譙王子無

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

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

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

取得免中興書曰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者

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敘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遐邇共悉修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

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

是

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

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

郡初得消息遣一叅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

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

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

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

尉而已初不重詰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

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射更

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

失主者疲於課對義之耻慨遂稱疾去郡墓

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世統新語

四百六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

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

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

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因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

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

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

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

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修欲因玄在修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

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

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修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修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修母曰。靈寶視我如母。

汝等何忍骨肉相圖。修乃止。

右世說三十六卷。篇世所傳。彙為十卷。作四十五篇。而

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

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

其注。小加剪截。最為善。本晉人雅尚清談。唐

初。史臣脩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

傳後立然字有謠外語有難解以他書證之間有
可是正霞而注之此晏本時為增損至於所疑則
不敢妄下雌黃姑之傳疑以俟通方紹興八年夏

四月癸亥廣川董舟題

郡中舊有南史劉賈容傳版行廢于火世說亦不復在游到官
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宛後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
五日新定郡守益澤陸游書

嘉靖乙未吳郡袁氏嘉述堂重雕

余舊藏世說有萬世章辰本即此本也今夏又為蘭竹山房得嘉靖
中吳郡袁氏刊本即此本所祖也然嘉靖本刊刪後人妄入之注間
有未盡如排謝下此本較勝于彼耳辛亥六月寫記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終

